

信仰之根據

中國各大學基督教徒聯合會出版

WHY BELIEVE ?
by
PROF. A. RENDLE SHORT
M.D. B.Sc. F.R.C.S.
translated by
HWANG PEI HSIN

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出版

定價 每本 五千元

發行人：趙 君 影

譯者：黃 培 新

出版者：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

印刷者：東南合作印刷廠

出版權所有

謹以真理獻給

農院全體同學

孫立鵬敬贈

廿七年元月

原序

本書所以問世，是因為我們深信，有許多誠懇的人，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和實踐性有誠實的懷疑，所以阻止了他們，叫他們不能成為基督徒。

本書的作者，是布里斯托爾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醫學院的外科教授，和許多人一樣，在英國的教育界中，是很有地位的，他發見近代的科學知識，並不能叫我們對福音的信仰，發生懷疑。他對大學學生，和受近代教育的青年男女中的工作，有很豐富的經驗，很能同情，並且了解他們在理智上和宗教上的困難。而加以解決。他所希望的就是讀者能夠放下所有的成見，而誠實的來思想在這短短的幾章中，所提出來的事實。

SWB27/05

序言

為什麼考慮宗教？

一個安靜的晚上，在一個大學宿舍的公共休息室裏，有三個人很安閑的圍坐在火爐旁邊，已經有些輕微損壞的安樂椅上，一面抽煙，一面閱讀。那位體育家的手裏，是一張晚報上關於足球比賽的新聞；一位思想激烈的朋友，正在研究馬克斯的資本論；還有一位是哲學家，他正在翻閱奧馬開陽（Omar Khayyam）的詩集。一個基督徒手中拿着一疊大學裏一個宗教聚會的請柬進來了。他給這三個朋友每人送一張請柬，並且表示希望他們都能參加聚會。這三個人都很客氣的推辭了，他們並不想參加宗教的聚會。體育家已經看好了他的報紙，便想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爲了印刷便利起見，我將他的意見摘錄如下：

「我實在不能明白你們這些在大學裏信宗教的人。你們也不都是傻瓜；你們有些人也有很好的成績；更重要的，你們也還有人很會運動。但是，你們都浪費你們的時間，去追求一種幻象，因而使你們的風度被它破壞了，你們的生活也受了它的拘束。即使還有一個另外的世界，我們這短促的人生也不夠來研究它呀。有的人花了他所有的時間爲

信仰之根據序言

學位拚命，或是爲尋求一種高尚的生活，而只用極少數的時間來運動以調劑這枯燥的生活。給我夠吃的，夠喝的，一個小康的家庭，一個妻子，和一些娛樂，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人生。假使我得了這些，我就夠幸福了。」

基督徒在一張空椅上坐下，回答說：「換句話說，你所要求的生活，和動物所要求的，是完全一樣的。一條狗或是馬和羊所要的，也就是吃的，住的，配偶和一些遊戲，在他年輕的時候。假使你所要求的只此而已，全能者浪費了一個人的靈魂在你身上，是多麼可惜的。你變成一只羊還好些，我們至少還可以從你身上得一些毛；當你死的時候，也還可以有羊肉吃。你想，情形會是多麼嚴重，假使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沒有比這更大的願望，每個人要爲他自己所要的，不住的戰鬥。法蘭西和帝俄的貴族，就是過着這樣的生活，所以在法國和俄國的大革命中，他們才受到那麼可怕的痛苦。今日世界上執行這種主義的國家，都是戰爭的製造者，強迫這個世界，耗費它所有的資源來製造軍火（註：本書作於一九三八年）。這就是說，要我們再回到原始的時代去。」

「你想我們基督徒是失去了生活的寶具，而去追求幻影。我們都是很穩固的站在我們的主的應許上，假使我們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然後，這一切好的和需要的，都要加給我們，直到我們做完了他所派給我們在這世界該做的工作。你却沒有這樣的應許。你才失去了一些頂值得有的東西。」

「我失了什麼？」體育家問。

「你失了人生的目標和方面。你是瞎撞。基督徒是在這世界上一個最好的領袖領導之下，參加這世界上一個最好的運動。你想還有什麼會比這個更壞：當你臨到你生命中最後的一剎那時，你發見了你的整個人生是毫無價值的一個人，沒有嚴正的目標，沒有做過一件有價值的事？一個誠實，實行的基督徒決不會到樣的地步。大衛·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一個社會學家，國會議員，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他青年時候的廿四個朋友。其中的十二個，具有嚴正的人生觀，還有十二個和你一樣。前十二個人都很好，都對於社會很有影響，而且都相當成功；後十二個人的結果都很不好，其中還有幾個是自殺死的。」

「其次，你失去了基督為一個人的生命，所帶來可以抵擋試探和罪惡的新力量。有許多人，他們的生活本來是那麼污穢，成了一些惡習慣的奴隸，他們久已失去了拯救的盼望，現在却恢復了他們幸福的和可敬的公民身份，而且常常很可貴的服務人羣。為什麼？因為他們被基督的能力抓住了。每一個誠實，實行的基督徒，對於他自己都有相當的認識。他知道，假如不是基督的能力天天去扶持他，他一定要比現在壞多了。」

「你還有一個損失。萬事都互相效力叫基督徒得益處（羅馬書八章廿八節）。他的人生旅途，就像火車的旅行；軌道已經鋪好，河道也都架上了橋樑，山嶺打通了隧道，

小閘也改成了平直的路面。他們的人生是一個導引的人生。自然，因着他自己的錯謬，他可能出了軌而陷入困苦中，像一列火車陷在剛犁過的泥田裏。但是，他若循着軌道前進，他就可以毫無煩惱。每本基督徒的詩歌中，都充滿了從這引導而帶來的，平安的和快樂的信靠詞句。

「許多殉道者，因為他們的信仰而被處死。可是，就是在面對着死亡的時候，他們還能表示他們鎮靜的信賴，而絲毫沒有恐懼。在非基督徒，人生不過是和命運賭博。讓命運任意的排佈你，富足或是赤貧，幸福或是痛苦，生命或是死亡。命運又是那樣的冷酷無情，正如湯姆哈代（Thomas Hardy）在他詩歌中說：

歡樂怎麼躺在血泊裏？

撒下了生命的種子，

為什麼老不開花？

愚蠢的意外，

帶去了陽光和甘霖。

將一時間「壓在快樂的注上，

却擲下了呻吟的骰子。

睜眼惺忪的命運，

將痛苦當作幸福撒在我們的旅途上。

「可是在這一邊，基督徒却有着與上帝同行的快樂。你會否認過薛克勒頓（Shackleton）的故事？他留下他破了船的水手們，跋涉過數百英里的南冰洋，去尋找救援，越過從來沒有人跡，危險的南喬治亞山（South Georgia），希望找到土著。他和他的同伴告訴我們，從始至終，他們總是感覺到，有另外的一位和他們同在。這種的同在，在基督徒的生活經驗中，是很正常的。禱告的蒙允也是我們一個極大的快樂；我們並不一定是恰恰得到我們所求的，也不會是因着妄求便立刻爲自己招禍；可是，我們的禱告總是蒙了垂聽，總是得到了我們所最需要的。

尤其是當死亡臨到的時候，基督徒把握着一個他人所必沒有的。他有罪得赦免，和與上帝和好的快樂保證。死亡不過是一個門戶，引他們進到一個更快樂，更完全的生命中。在許多墳園中，基督徒的墓碑上，常刻着這一句話：「住在上帝的家中，直到永恆」。假如這是對的，死亡已經不是仇敵，而是朋友了。

「不過，假若我們把基督教的信息，看做只是一種求利益的途徑，這是錯誤的。總之，即使沒有這些報酬，基督教的信息也還是一樣的。基督教起初傳道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激動聽衆發生一個感恩的心。比方，你一個很疏遠的叔父，出你意料之外，忽然很犧牲的，送你一輛汽車。你一定要非常感激他，而不太想到他所送的禮物。福音的信息告

訴我們，神差遣他的獨生兒子來到世上，過着一種困苦貧乏的生活，面對着孤獨，和最深的仇視；心靈和肉體都經過了極大的凌辱和痛苦，而死在十字架上。這就是神所賜給我們的禮物。這也是關於個人的事；他是愛我，爲我捨己。假若我們自己是給予者，而他人是被呼召的接受者，可是他們對於我們的給予漠不關心，似乎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回事；就是有，也以爲和他們毫無關係。這樣的行爲一定是我們所深惡的。

這時，那位思想激烈的朋友插進來了。他說，他贊成基督徒的看法，假若一個單顧自己的生活，像那懶惰的富翁一樣，這樣的人生在世界上，是一點也沒有價值的，一個人應該爲勞動階級而參加鬥爭。可是，他也贊成體育家的話，基督教不過是一條從路上拖過的紅鯡魚，叫許多很有作爲的人，離開了現實的生活和事業——改變社會的整個制度，將現在握在少數幸運兒手中的好東西，很公平的分配給羣衆。基督教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幻想；一種壓制窮人的麻醉劑。耶穌基督是一個很偉大的革命家，可是那些自命爲他門徒的人，却總是阻礙他的發展。

他繼續着說：「這真是可憐，眼看着千萬的男女在挨餓，沒有合宜的住處。他們希望能在他人多餘的地方，得到一個居住的地方，可是歐亞的政府却正在壓制這種精神。而你們所能給予他們的，不過是一些聖經經文，空洞的應許他們，死後可以得到一個更美的生活。讓我們聯合起來，來解救這種困苦，雖然我們自己要犧牲我們已有的利益。

這一定可以辦得到，但是卻需要革命。

基督徒對於這個，這樣的答覆：「我以為你沒有把事實看清楚，你的方法也是錯誤的。第一次大戰剛開始的時候，白萊士子爵（Byss），英國駐美大使，曾經這樣說：「基督教是比任何政治理想或是政治組織都更強大的一種力量，因為它是在人心的最深處作工——自從基督教誕生以來，世界上所有在道德上的成就和進步，幾乎都是從它而產生的。它能夠在人的心靈中，將鉛變成黃金。可是，基督教在這一方面還沒有完全成功，因為人類天性中的惡傾向，阻止了它的發展和實現」。這是基督教的教訓，尤其是在腓利門書中，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基督教主張廢除羅馬帝國的奴隸制度；但是，基督和他的使徒們並不宣傳革命。看護病人是基督教的一個服務，猶太人和希臘人對於這個從來沒有發生過興趣。中世紀所有的大醫院幾乎都是基督徒所創辦的。當基督教的信仰在歐洲或英國低落的時候，英國的社會情形就一塌糊塗，可是當基督徒的信仰得到了普遍復興的時候，社會情形也因着一些熱誠的宗教改革家的努力，而改進了許多。從查理第二即位到喬治第三這一個時期中，真正的宗教幾乎完全消滅。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政府對於清教徒的猛烈逼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教會對於不肯向皇帝宣誓的牧師的排斥，和許多主教和牧師毀壞人的自私行為。因此，社會也就壞到了極點，奴隸的販賣，商港中的拐誘，不人道的遊戲，殘酷的嚴刑，對窮人的壓迫，西班牙美洲和其它的經濟欺

詐，以及酗酒的惡習等等，層出不窮。但是，因着約翰衛斯理和懷特非德(Whitefield)的佈道而引起的福音教大奮興，掃除了這一切現象。也是基督徒的政治家如衛保福斯(Wilberforce)和薛夫特斯貝雷(Shaftesbury)感動頑固的議院，廢除了奴隸的買賣，制止了黑暗的撒但製造廠中最大的罪惡，廢止了煤礦中女工和童工的制度，以及其它種種的禁令。現在，救世軍和其它的基督教團體還是有許多的社會服務工作。假如我們稍爲瀏覽一下基督教的周報，我們就要知道基督教在暗中是做了好多的工作。假若近年來，有人受良心的驅使，而對那些貧乏的羣衆，表現出一些人道的仁愛，那必定也是受了基督教的模範和教訓影響的結果。

至於你的方法也是錯誤的。我們都不能否認，近百年來，窮人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善，對於這個我們應該是非常感激的。我們也看出對於更進一步的改善，還有許多可以用，也是必須用的合理方法。聯盟，罷工，和激烈的方法並不見得是改善的唯一途徑。僱主和統治階級還沒有認識一個基督教的原則：「你要愛你的鄰舍，如同自己。」；有許多非基督徒是受了基督教的模範和教訓的影響而認識了一個原則——他們不該再繼續的壓榨。這種壓迫已經很久的玷污了工業。但是，政治或其它激烈的方法，絕對不能除掉人類的痛苦，或是改良人類的道德。比方，你得到了一塊從來沒有人住過的海島，一個非常肥沃的地方，足夠供給每個人的食，和其它的需要，而且完全沒有風暴，地

震，和疾病的威脅，明天你招聚了一百個人做你的臣民，而開始你的帝國。他們完全融在你統治之下，只是沒有宗教。我敢担保預言，不出幾年，你地上的樂園便要幻滅了。你的臣僕有的脾氣太壞，有的充滿了私慾，有的不誠實，有的要背叛你。你可以改變你的環境，可是假使你沒有改變了的人，你是不能有很大的效果。一個新約的作者把這種實驗比做洗豬，我們可以洗刷牠的皮毛，却不能改變牠的獸性，牠一下子又要回到泥潭中，打滾去了。事實上，從報紙上看，那些富翁們，隨便他性情多好，是否比那些窮人更清潔，更敬，更快樂？在這一世紀中，因自殺而死的人中，百萬富翁要比社會上任何其他階級的人都要多些。這些事實就證明了，一個人只要有錢，他的生活就必定是快樂的，這一種理論是不能成立的。

（說到你的方針，要使現在的社會制度發生一個突然和激烈的改變，而不影響到許多人，叫他們受相當的痛苦，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種方法的結果，痛苦必定要比利益還來得多。此外，還有一個不容樂觀的因素。比方說，一個國家，就說英國吧，它經過了革命以後，就成爲一個富強的國家，可是別的國家是否能讓它平安的下去呢？（按此書作於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二年，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前約四年。）希望歐洲，亞洲，美洲各個國家，同時產生一種友愛的精神，不過是一個夢。目前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奢望。有人說，假使一個人在他廿一歲的時候，而不想推翻現在的制

度，他沒有完全顯露他的心意；假使一個人在他五十歲的時候，而不想保守現制度中的種種，他也沒有完全表示他的思想。

「或許你可以反駁說，這不過是個人的看法。革命的方法是完全是可實行的，可以潔淨世界，而能立一個健全的社會。基督徒可不贊同這種的看法。他們獲得了一個特別的信息，是不信者從來沒有聽到的、他們相信這信息是十分可靠的，因為這消息是從聖經中得來的。在先知^{以理}書中，記載着一個代表人類歷史中各大帝國的夢中巨像。已經過去的巴比倫和波斯君主專制時代，是用金和銀來代表，短促的亞力山大希臘帝國是用銅代表，在但以理時候還算將來的，以軍權治國的羅馬帝國則以鐵代表。末世的國家則以半鐵半泥的脚和趾來代表——無疑的，是極權與民主並行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從天上降下來了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上帝的國度，充滿了全地。我們可以看出這世界歷史的最後一個階段中，人的國度都要在可怕的災難中，發生了動搖；最後，又是上帝兒子的降臨，在地上建立他的國度。這是基督徒對於這個世界的一種盼望。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有一個健全的社會。」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那位哲學家時而看書，時而停下來聽聽，現在他打了一個呵欠說：「你們這些宣傳家真叫人討厭。為什麼不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呢？所有的宗教和熱誠對於信他的人，都是好的。只要一個人能夠誠實，而且照着他的信仰而行，他所信的是

什麼，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一個有智慧的人，是超過這些小爭執。他崇拜真，善，美，就是爲它們的本身而崇拜。他從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哲學中接受合乎他自己興趣的東西」。

「這似乎很對」，基督徒回答說，「假使你不把它分析一下，看見到底是什麼意思？在宗教以外，領域中，你絕對不會告訴一個人，只要他是誠實的，他所信的是什麼，是沒有關係的。有一個時期，醫生相信多量的放血是醫治熱病的最好方法，結果是，犧牲了許多不該死的生命。一個人可以誠實的相信他的妻子戀上了別人，而卻沒有這麼一回事，他所相信的，是有莫大的關係。你這樣的說法，就好像告訴一個汽車夫，「只要你開得夠快，不管你向那裏走」。你說你崇拜真，善，美，可是你却撇開了上帝和他的律法並啓示，以及上帝所認爲真的和對的標準。你所崇拜的，就是你自己的見解，你所以爲真的，善的，和美的。這樣，善惡，真僞就沒有了絕對的區別；因爲你沒有想去發見，什麼是絕對的真理和正義。假若有一位上帝，假若有一個善惡的律，這是值得你來作無限的追求。

「還有一點，你說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這關係可大呢。再沒有一件事，能比一個人信不信上帝，和他的律法；基督，和他的模範；天堂和地獄那樣明顯的影響他的生活和行爲。的確，一個在基督教的空氣中長大的人，總要受到一些

基督教倫理和善惡標準的薰染，而使這個比較不易看出。但是，只要過了二三代，這個比較又可以看得很清楚；若是和在別的國家裡生長的人比較一下，就要更清楚了；比方，將一個生長在有基督教傳播地方的人，和一個在從來沒有聽過基督教地方的人比一比。撇開了基督教的信仰，道德便立刻發生了嚴重的崩潰」。

那位研究馬克斯的學生又反攻了，「叫我不能相信的，就是基督教裏所產生的壞蛋。我母校裏的牧師就是一個頂可惡的人。我所最喜歡並最敬愛的一個人，就是我們的一個老師，他並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是一個頂謙遜的人。假使說，我曾經看見一個無瑕的人，那一定就是他了。」

基督徒回答說，「假使一個人要加入，或是拒絕加入一個團體，只是因為他喜歡或不喜歡屬於這團體的某些人，而不問這團體的內容到底是否值得加入，這樣他必要破壞了他自己的人生。你或許可以遇見一個極好的共產黨員，和一個最壞的保守黨員（或是相反），因而你就成爲一個極熱心的共產黨員（或是保守黨員），而絲毫不問他們的主義如何；這樣，當你發見你正在鋸掉你自己所坐的樹枝時，就已經太晚了。假使你只因爲你所遇見的幾個好基督徒或壞基督徒，便決定你贊成或反對基督教的态度，這是最糊塗的事。每一個團體中，都有害羣之馬。保林布魯克（Bolingbroke），喬治時代一個頂出名的懷疑派，有一次對一羣頂不熱心的牧師說，「讓我嚴重的告訴你們，世界上最大

的一個神蹟，就是基督徒還能存在，而且還能繼續的成爲宗教，而傳基督教的使命，竟是在你們這一批毫無基督徒樣子的人的手中。」毫無疑問的，基督教的原則在一些誠實基督徒使用之下，曾經叫許多惡人成爲善的，善人成爲更善的人。自然，他們都並未完全，他們都在努力的追求進步」。

體育家，革命家和哲學家認爲他們還不能滿意。他們對基督徒說：「你只是繼續的以假定而並未證實的問題來做你的論據。你假設上帝的存在和聖經的真實性。你以爲耶穌基督是一個神性的人。你們基督徒都被你們所認爲叫做罪的意識束縛了。我們並不能相信你所說的一切。請告訴我們，你爲什麼信上帝？爲什麼對基督有這樣崇高的觀念？罪又是什麼意思？在猛烈的攻擊之下，你們還能相信聖經？」

這是今日許多學生的問題，本書即爲此而作。